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識量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
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河東先生
龍城錄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
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
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
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合器臣

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

封氏聞見記

鴻臚

謹案唐會要所載與此同惟二十年作二十二

年

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新唐書

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

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

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

少室山房筆叢

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

也

唐書劉知幾傳

郭翰爲御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

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

徵還

大唐新語

鴻墀

謹案舊書本傳作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

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

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旣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眾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

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承慶嘗以人用心多極
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遂著靈臺賦以廣其志

冊府元龜

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
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曾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
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
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
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
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

廣平文貞公
宋公神道碑

顏魯公集

不從九齡言命使酌於墓

出感
定錄

太平廣記

乃使監察御史顏真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
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勅示之慎名見慎矜賜
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勅了慎
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
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
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
年孤瑩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
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

唐書楊
慎矜傳

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
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
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尙失所而晉祚覆至其

知本之言哉

困學紀聞

鴻墀

謹案舊書本傳時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

孝廉於刺史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
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
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云云
論者然之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
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
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彼窺其
利必當動心也

唐史
論斷

陸宣公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
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
之必損身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

亦識其義

經外
雜抄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

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
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
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勲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
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因話錄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亦可
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
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
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

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

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

所銘紀十常七八

新唐書權
德輿傳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謂
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
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
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韓子之謂大丈
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十
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耳
孟子自云得志弗爲韓子爲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必

有見矣

餘冬序錄

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旣名遂而眾安乃登庸而輔

聖

祭中書韋相公文

李文公集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綱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綱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國史補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徼

狂疾之功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

家學胡不紹箕裘

困學紀聞

宗閱讀孟軻書至於王霸之說未嘗不嘆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卽牛鼎之事未嘗不嘆曰嗟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事者之意云爾

李宗閔隨論上下篇序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

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
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
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
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
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
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
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爲得天下統
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

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

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容齋
隨筆

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
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卽
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
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
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
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
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

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
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
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
魄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諡號葬日
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

筆者無擇高位

唐書令狐楚傳

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
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
白刃之中擗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唐書令狐楚傳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
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

命之優劣矣

因話錄

帝宣宗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摛語

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

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

新唐書令

狐絢傳

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
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

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
者卽仰鳩死帝見書惻然

新唐書
楊收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

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

後五代
史本傳

鴻輝

謹案舊五代史云昭宗初還京闕皇綱寢微文蔚

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

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
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
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効命者設食都

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
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眾道執筆久之
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
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宗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
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誼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
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宗韜入

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

舊五代史
馮道傳

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
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云世宗覽之愈重其器

識舊五代史

王朴傳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顯張列劍戟府中召諸將

顯

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

卒無能爲

後五代史
吳家傳

司空頽初爲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爲楊師原招討判

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王正
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爲亂兵所迫汗流浹背秉
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笑我叱書吏
曰誰能爲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合公幕客有俊
才卽馳騎召之頰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揖彥卽操筆
於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輟連草數奏張彥讀至軍
府無非甚切朝廷却以爲閑必若四向取謀但恐六州
俱失彥甚怪其意卽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爲判官

冊府
元龜

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
一日鐸召父穀謙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
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
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
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

價

冊府元龜

張顥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
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
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

十國春秋
嚴可求傳

值淮上兵起王師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而元戎逗撓逆臣攜叛羣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侯制曰獨此一軍之眾堪爲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俄而被疾自識終期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旣成自益兩句曰苟游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

陳公墓誌銘 騎省集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智畧

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

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新唐書
李密傳

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
其本文題其封曰大眾雖聚恐師老米盡人散厭戰難
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
江都密雖未遑遠畧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

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
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
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知肥遯爲
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映孤門
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
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
傑百萬虎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元女
已思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百戰百勝之
奇七縱七擒之畧每求符筮實勞夢想惟師學究本原

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函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
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
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
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裘輓輅襲婁
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
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
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
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此不多及書

送鴻客晦迹山野莫知所之

壺關錄

密

李密

爲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

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
恪曰魏公旣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
上表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
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
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
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

唐書

李勣傳

溫彥博傳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

匈奴五原塞爲扞蔽與魏證廷諍證不勝其辨天子卒

從之

王

鴻臚

謹案突厥傳祕書監魏證言當遣還河北顏師

古杜楚客李百藥皆勸處之河北帝主彥博語乃止

又案竇靜諫李大亮言宜使居塞外

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旣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

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

唐書魏徵傳

通典房司空

元齡

諫伐高麗薛補闕

謙光

諫諸蕃侍子

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劉起居貺武指云秦
逐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

玉海

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
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真主

蘇氏
演義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
上書諫太后欲發梁鳳巴羗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
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

以來未嘗爲盜今一日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旣而役不果興

蜀鑑

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彩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

新唐書張說傳

鴻臚

謹案張燕公集有上鶴州鬪羊表使羊能言云

云皆表中語也舊唐書敘鬪羊表在君奭失守之後而新唐書謂上表在前似較舊書爲勝故捨彼從此又案說奉勅撰王君奭碑其畧云王侯無種屠狗起於將軍戰伐有功爛羊超於都尉前後翻飛幕下奮躍行間跨軍典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又云卽敘者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誓請先拔犬戎次繫獯鬻盡區域于西海關郡縣於北荒其事如果曠古未儔言外皆深

致不滿之意

朔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

義其心乃安

唐書張說傳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

之頗切姚旣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覺隙甚深
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
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
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
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
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
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
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玩服
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

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且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明皇雜錄

鴻臚謹案朝野僉載述張說諂事內官嗅其靴鼻至目爲佞倖小人小說家又有三十六鑪橫財之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蓋謀猷智畧是其所長而嗜利熱中是其所短廣記此事不得目爲無稽也又集中所

載有爲高力士祭父文爲人作祭弟文至二篇爲鄭
虛已作祭舅文甚至爲伎人祭元十郎文亦其不拘
行檢之一證

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
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所著政典止

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新唐書
劉秩傳

屬夫蒙靈譽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
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謙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
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儉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

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畧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督賞勞仙芝去奴祿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卽仙芝儻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眾人方異之

唐書封常清傳

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

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
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

唐書李

泌傳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
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建遣諸
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
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蕃之膽新唐書采野史
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

因學
紀聞

齊映大厯中爲滑毫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令映

章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

師彰然之因妻以女

冊府元龜

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
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
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
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
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
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
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

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實豐衍可
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
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
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烟獸游鬼哭而使
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
治頽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
東垣底柱澗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
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
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

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
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

新唐書

劉晏傳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蒙如嬰兒夏則居巢冬則居穴
與鹿豕遊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
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
知勝敗之術夫心術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
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勅敵愚人得之
以傾宗社滅民族故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傾命是

以兵家之所祕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今所著
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爲不如
此則兵不能振故藏之名山石室間承帝命欲備清覽
敢昧死以進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
筌撰太白陰經序

鴻臚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謂陰經止八卷與唐宋藝文志作十卷
不同又云篇首陰經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
書不知佚於何時今考舊本陰經釐爲十卷與藝文

志合卷首有天無陰陽篇及筮自序一首皆後來始出者故備錄之

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陸贄翰苑集

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矣又曰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

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
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
城及畿縣架間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
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
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爲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
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陸贄論用兵之致亂
如蒼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
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
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

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未如之何也必亂

而已矣

唐鑑

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

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唐書鄭瀚傳

守戒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

當時最爲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

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

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

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五百家注

音辨昌黎
先生文集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彞也少好學通九流
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
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彞
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

掖哉

任華送李彞
宰新都序

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
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卽脅使者爲眾奏天
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

下筆輒塗去盡數紙綺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曰
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
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

紳獄中綺誅乃免

新唐書
李紳傳

鴻輝

謹案僖宗時紳之後人李濬作慧山寺家山記

亦敘此事而不言其怖栗狀蓋諱之也

南詔入寇蜀中殘燹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
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
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

心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
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云云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
昌初德裕爲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
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
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
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臯欲經
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執
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

其維州熟臣信合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受困阨自
願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
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
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
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
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
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
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

後大中初杜悰復取維州

蜀鑑

鴻臚

謹案司馬光謂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而胡氏又謂僧孺以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

得詔悚息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
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
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
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
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
則天下徂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

哉

唐鑑

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武宗朝誅昆夷
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

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

唐書杜牧傳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焉

戰論序

樊川文集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

束兵自守反修大厯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

輩益橫終倡患禍故作守論焉

守論序

樊川文集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

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

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

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文多不錄

德裕善之會劉

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
去天井開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
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
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甯兩軍
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
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
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

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

新唐書
杜牧傳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
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縊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

津具表疏其惡也

錦里耆
舊傳

周顯德二年三月一云四月世宗命近臣徐台符等二十人

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

傳云平
邊策

宋朝紹興五年右相張浚書王朴平邊

策以獻玉海

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臣

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舊五代史
周世宗紀

鴻臚

謹案宋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

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
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尙未平附聲教
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宜導經濟之畧乃命
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
論平邊策以進其畧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
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
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

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悅用其

策

宋史

郭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道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揚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賢之修謁往候昭

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山川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

馬令南唐書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

丹鉛

雜錄

傳序唐蠻夷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

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劉貺三策杜佑復兩渠屯田
杜牧以不蒐練不責實厚賞輕罰不專任其敗五孫樵
謂宜詔嚴道沈黎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此備禦之策
可施行者著於篇

玉海

鴻臚

謹案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

權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文多不載通
典引劉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云
云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一終